

半边脸

覃昌年
著

奇趣的故事，奇特的民风，
奇诡的争斗，奇野的爱情，
凝聚为一颗，奇丽的三峡露珠。

吉林出版集团·吉林文史出版社



半边脸

覃昌年
著

吉林出版集团·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半边脸 / 覃昌年著. -- 长春: 吉林文史出版社,

2014.5

ISBN 978-7-5472-2059-7

I. ①半… II. ①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76883 号

半边脸

作 者 覃昌年

统筹策划 双安文化

责任编辑 于 涉

特约编辑 岳肇宇

装帧设计 何海林

内文排版 鞠现红

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
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

网 址 www.jlws.com.cn

印 刷 重庆三达广告印务装璜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6 开

印 张 21

字 数 360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37.80 元

书 号 ISBN 978-7-5472-2059-7

致读者

我是草根作家，生于偏远三峡，当过农民，铁匠，代课教师，乡镇文化站临时工，文革后第一次高考上榜，成为教师直到退休。业余爱好写作，八十年代发表作品，其后商品大潮冲击，文坛急剧变化，再投稿就是泥牛入海。但我一直坚持爬格子。

《半边脸》动笔于2006年，12年时间完成50多万字。2012年重庆作家协会组织专家评选重点扶持作品，此小说在众多作品中名列第二。为了便于发表出版，减缩为29万字的洁本，向多家杂志社和出版社投稿，有的无消息，有的说缺商业效益，有的要我大修改，我无语，也不妥协，连自费出书都难。

我知道，三峡山高土薄，难以长出参天大树，但高岩上也长奇松怪柏，是石缝里拼搏出的生命。所以我自信，泪水滋润的心血，绝对有它的独特。

人生坎坷，笔耕坎坷，空旷的三峡一片寂寞。但我坚守清贫，坚守寂寞，坚守良知，在岩石上播种爱，孤独而执着。终于，我的《半边脸》出版了，我的心血变成一本厚书了。在此，特向支持我的人表示深深的感谢。

如果你拿到此书，只是翻了两下就丢在一边，我无语；如果你看了一两章觉得还能看下去，我感激；如果你看下去有了阅读快感，我高兴；如果你看下去还带给你思考，我就很幸福了。

“巫峡烟雨苍苍时，清猿啼在最高枝”。读者是上帝，一定能听到字里行间的苍凉歌声。谢谢。

2013.11.16 于重庆

目 录

• 01 • 七盘花	1
• 02 • 三峡神树	12
• 03 • 小流氓	15
• 04 • 红叶	20
• 05 • 出嫁	24
• 06 • 漆骚子	29
• 07 • 烂柏树	39
• 08 • 田麻子	49
• 09 • 绿帽子	55
• 10 • 熊瞎子	71
• 11 • 算命子	75
• 12 • 歌舞厅	80
• 13 • 照相	83
• 14 • 青草胀	90
• 15 • 性病	96
• 16 • 黑洞	101
• 17 • 猴子	105
• 18 • 野猪	110
• 19 • 月亮	115
• 20 • 香卵儿	128
• 21 • 猫头鹰	136
• 22 • 贾瞎子	142
• 23 • 野蜂子	149
• 24 • 秧鸡	154
• 25 • 蚂蝗	158

• 26 • 大肚子	166
• 27 • 悬岩飞人	171
• 28 • 露珠	178
• 29 • 吵架	181
• 30 • 脸面	186
• 31 • 稀奇信	191
• 32 • 摸瞎子	197
• 33 • 三个女人	205
• 34 • 受酸气	212
• 35 • 大怪球	218
• 36 • 求人	221
• 37 • 大轰动	231
• 38 • 禁果	237
• 39 • 二伯二婶	242
• 40 • 轮船上奇遇	248
• 41 • 摸秋	252
• 42 • 招商引资	257
• 43 • 鬼节	263
• 44 • 掌声	270
• 45 • 邵支书之死	276
• 46 • 竹溜子	282
• 47 • 冰屋的歌	285
• 48 • 再见神树	291
• 49 • 黑胶线	294
• 50 • 与骷髅对话	298
• 51 • 扫地是扫脸	302
• 52 • 探监	310
• 53 • 离婚求婚	314
• 54 • 亮相	319

· 01 · 七盘花

巫乡长躲在大石后草丛解手，竟惹出一场灾难。

解手是三峡方言，很有来历：明末清初，战乱频仍，四川人口锐减，城阁荒芜，“万户萧疏鬼唱歌”。清王朝统一天下后，采取行政手段，进行大规模移民。把两湖（湖南湖北）两广（广东广西）的青壮年绳捆索绑，强迫押解到四川，走一处扔一处，扔下就不管了，用现在的话来讲叫“自谋职业，自谋出路。”因为路上被捆绑的移民要大小便，必须解开绳子才行，所以就有了这辛酸的方言。

巫乡长解手也辛酸，他相信了“不敢吃辣子就不敢干革命”这句话，猛吃辣子，坏了肠胃，加上经常陪客请吃火锅，烟酒不忌，宁伤身体不伤感情，消化功能更加紊乱，每次排泄，脸红筋胀，一搞半天，上面出硬气，下面无结果。这次正努力间，突然停住了。

来了一个穿水红衣的姑娘，身材婀娜，迎风摇曳，万绿丛中一点红，特别耀眼。她是沅晃乡岩洞村猴子坪白大杆的女儿白月亮。

有首歌很美：“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，是我可爱的家乡……”沅晃乡桃树满山遍野，桃花多，姑娘多，桃花美，姑娘美。特别是月亮，芳龄 18 岁，身高 1.67 米，正在读高中，她肩窄窄的，腰细细的，乳房鼓鼓的，屁股圆圆的，大眼睛水汪汪的，一说一脸笑，一笑两个酒窝窝，酒窝窝里可以装一颗露珠珠，长得又白嫩，像清晨的一棵小白菜，一根大黑辫勾人魂魄，苗条而丰满，白皙而健康，是全乡的一枝花。

她挽着竹篮，是上山摘野黄花的。

黄花学名萱草，一丛丛一簇簇像兰花，绿叶如翡翠，嫩苔苔水灵灵的。黄花仅开放一天，摘黄花就是摘花蕾，它不光好看，也好吃，柔嫩细软，甜丝丝的，

是高山出名的土特产，视为山珍，称“金针菜”。沓兒乡有个风俗，摘黄小花蕾要少女，两者都是含苞待放的最美时期，所以又称黄花闺女。据说想生儿子，孕妇胸前可戴黄花。

巫乡长躲在石后看，他俩曾有过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接触，往事涌上心头，莫名其妙颤抖。

月亮白嫩的手指，灵活地掐住花蒂，摘一朵朝篮里扔一朵，姿势优美，动作协调，其实少女摘黄花就是一首诗啊。

哪知紧跟诗的后面是惊心动魄的惨痛。

她突然东张西望，见四周无人，小跑过来。或许只注意山下没注意山上，或许巫乡长躲在石后草丛没发现，或许“内部矛盾”紧急忘了警惕，竟在离他不到一丈远的地方，她猛地裤儿一脱，白亮亮的圆一闪，迅即蹲在草丛。山里人不像城里人，没有许多条条款款约束，在山野里方便是经常发生的事。巫乡长虽不是诗人，也很有审美欣赏元素的，初夏的原野，蓝天白云，已经是一种美丽，而这种美丽下又悄悄在进行一种不太优雅的隐秘，更是一种难得。特别是那圆圆的、白亮亮的闪现，那噓噓噓的天仙般的音乐，使他丢了魂灵，丢了原则。正是23岁的年龄，激情四射的时光，他全身热血汹涌，就有了火山爆发的冲动，一冲动就猛地站起来，一站起来就有了声响。月亮惊慌地一回头，羞极，以为他要耍流氓，害怕，猛地提起裤儿就跑。谁知这一跑，就跑出了灾难。

灾难来自一条“七盘花”。

此花不是彼花，“七盘花”是毒蛇。

三峡蛇多，五种最毒。以毒性排列，第一是“三步倒”，第二是“五步倒”，听其名知其意，即一旦被咬，走三步、五步就倒；第三是“七盘花”，此蛇美极，不大，头部有七种颜色之花纹，全身红色，艳丽中深藏凶险；第四是“烙铁头”，头呈三角形，酷似烙铁，头大身短，形象丑陋；第五是“青竹镖”，全身翠绿，晶莹之极，快捷如飞镖，都是极毒的。

月亮跑时忘了警惕，只张望后面，没考虑脚下，踩到了“七盘花”。

巫乡长跑过来，看见了“七盘花”，还摇头晃脑威武，巫乡长知道毒性厉害，它是保护动物，无暇顾及，忙忙观察她的伤口，立即把自己的白衬衣撕成布条，飞速捆扎其大腿，一把背起她飞跑。

月亮双手抱着他，可怜地蜷成一团，呼吸急促。他感觉到又白又嫩的青春气息，就更恨“七盘花”了。

蛇沟子的万丈悬岩上，就是猴子坪。猴子坪是一面斜坡，地势平缓，土地

肥沃，插根筷子都能结苞谷坨。以往猴子多，平时睡觉休息就在岩下，寻食就爬上岩来，和村民抢苞谷，所以有此名。现在人多了，猴子就少了，十多户人家，散落在田地绿树间，鸡犬之声相闻。初夏的阳光，照着美丽的小山村，和平而宁静。

巫乡长背着月亮奔跑，宁静被打乱了。

全家大惊骇，全村大惊骇。

月亮的母亲叫白姐，正在做午饭，锅铲当啷掉在地上，突然号啕大哭，父亲白大杆忙人无计，莫名其妙在屋里转圈圈。

巫乡长说哭有屁用，转有屁用，快喊邵支书！白大杆人高马大像一头牛，轰地冲出去，几乎把进来的村民冲倒在地。人们匆忙跑来，女人们围住妈和女儿，劝的劝，说的说，起不了关键作用。可当父亲的一股风刮出去，却半天刮不回来。巫乡长急得看手表，猛地喊那些呆傻男人：快去找白大杆，快去找邵支书！男人们又猛地跑出去。乡长又在后面吼：分头找，赶快分头找。跑到邵支书门口，白大杆竟蹲在那里，呆呆望着门上的锁。人们急得蹦蹦跳：“你憨狗子等羊卵子，等到天上掉下来呀？乡长说赶快分头找……”

远远的就看见一个大绿草堆移动过来，立夏小满节，收麦不停歇，高山少种麦子，但农活也是最忙的。原来邵支书一家在除苞谷草，顺便把野草野菜收集起来喂牛喂猪。有人就喊，邵支书，月亮被毒蛇咬了，要出人命了！邵支书一惊，草堆太重太大，没注意脚下，踩到一个石子，脚一滑，轰的一跟斗，竟摔进池塘里，湿漉漉爬起来，腿杆一条血口，听了原因，连草堆也不管了，爬起来飞跑。

邵支书看看伤口，马上喊：快喊红鼻子！有人说，听说他要在乡政府开药铺，说不定看屋去了。有人说，他女人才入土不久，不会有闲心去开药铺。有人说，我上午还看到了的，在厕所屙屎，叫我递纸。有人说，才不久到处找他女儿羊儿……巫乡长说，不管他在哪里，都赶快去找。人们又分头跑了，巫问邵支书，是不是先朝乡政府抬？邵摇摇头，给乡长一颗定心丸：红鼻子是方圆百里最著名的蛇医，他一来，问题就解决了。

巫乡长心里松了一口气。

其实乡政府又没医院，抬过去也无用。邵支书采取临时紧急救护措施，先用女人的长头发一根根捆扎其小腿，再用细麻绳紧紧绑扎，最后喷水，麻绳遇水，自然紧缩，阻断血液循环，防止蛇毒进入心脏。邵支书突然一拍脑门：我见过红鼻子治蛇病的，还应该先拔毒。巫问怎么拔毒？就是用嘴吮吸伤口，把蛇毒吸出来。巫乡长二话不说，马上捉住月亮的脚，邵支书赶忙叮嘱：“莫吸猛了，

蛇毒吸进自己肚子，我们又要救两个人。”巫嘴含住伤口，努力吸，吐在地上，血是黑的，一股腥臭气。月亮眼泪汪汪，巫乡长脸红筋胀，邵支书喊月亮的妈：“白姐子，巫乡长累了，你来吸。”

巫乡长在旁边咳了半天，吐一些血丝丝。再看腿，一番捆扎，从膝以下，先是通红，接着肿胀，已是渐渐发黑。他不断看手表，时间就是生命，但关键人物红鼻子在哪里？为啥还不来呢？

红鼻子竟在女人坟前遇到了羞辱和尴尬。

原来红鼻子的邻居红叶在山上割麦子，月经来了，下面稀湿，回家太远，男人说来又一直不来。旁边是红鼻子女人的新坟，花圈白小花一片，正好躲避。她悄悄脱了裤子，掏出草纸，一片鲜红，顺手一扔，丢在坟前。可没新草纸，又没手巾，把裤子流湿了难得洗，一眼看到花圈，虽过了十天，但没下雨，还完好，特别那花圈上的长条纸，很干净。山里人文化不高，纸上还写了许多老人千古沉痛悼念永垂不朽之类来寄托哀思。红叶哀思早已寄托过了，见周围无人，就顺手扯了，蹲下去，朝下面塞。殊不知红鼻子的女儿羊儿才九岁，想妈，又到坟前来。竟看见一只手，从花圈堆里伸出来，把写有“千古不朽”字的纸撕了，这是干啥子呢？悄悄过去一盯，竟是红叶！忍不住气得脸通红，大声吼：“你为啥把我妈的“千古不朽”塞到屁股里？”红叶吓一跳，竟一光屁股跌坐在地上。一看是羊儿，才笑起来：“人吓人，吓死人，几乎把我魂吓掉了。”羊儿看见那一坨血草纸，更生气了：“哪个眼睛瞎了扔在我妈坟前哪？”红叶站起来，一边系裤子一边说：“羊儿你还小，不晓得大人这些事……”女儿爱母亲，觉得受了天大的欺辱，两手叉腰声音尖锐：“你是大人，为啥偷我妈的花圈纸？你屁股里夹起的，以为我不知道啊？”本来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可这丫头伶牙俐齿太让人受不了，红叶也火了：“小女娃子，屁都不懂，哪个（怎么）长一嘴蛇牙齿？我怕你妈就是被你气死的哟！”羊儿竟指着她骂起来：“我妈刚死，你就在她坟前拉稀屙血呀？还欺负我没得妈呀？”红叶气得颈子钵钵粗，就去拉她：“走，找你竹子老师去，你读书读到牛屁眼里去了？没一点文明礼貌啊？”羊儿嘴一瘪哭了，顺手一推：“你还想打人哪？我到处去打锣，看哪个丑……”红叶没注意，几乎跌下去，更火了，两人拉拉扯扯，吵得一塌糊涂。这地方僻静，没人来劝架……

红鼻子有事到处找羊儿，竟无踪影，先并不太在意，可猴子坪只十多家人，问了几处，没得音讯，就有些急了。两个女子已出嫁，一个儿子到处飘，只这羊儿在身边，今天又不上课，地方只这么宽，怎么会毫无信息？会不会跌下沟

跌下岩跌下天坑里了？见一个问一个，终于有人说，好像看见她上山了。他突然醒豁：肯定到她妈坟前去了，就朝山上爬。终于听到了吵闹声，他急急朝上走，终于看见了羊儿和红叶，就大声喊，两边终于停止了。

不必听详细述说，红鼻子明白了缘由。女儿小，还不知道内幕，也不好明说。可心里窝火。你红叶大人大事的，怎么和小娃娃拉拉扯扯？怎么在坟前乱扔肮脏东西？怎么干些说不出口的尴尬事？他久久摸着坟头，夫妻感情涌上心头堵上喉头，突然热泪滚滚：“红叶，你也不是三岁两岁，你也晓得农村规矩，毕竟这是神圣的地方，是不是存心侮辱人？你以往还喊她婶婶，人才死几天？就这样翻脸不认人……”

红叶哑口了，她毕竟年轻，人也聪明，是个直肠子，想到什么，就干什么，考虑不多，后悔最多，这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可这毕竟是腌臢事，百口莫辩，又羞又急，她一膝跪在坟前：“婶婶，有些规矩我确实不晓得，如果有了黑心黑肠，我以后厕稀屙血死……”

正在这时，山下好多人在喊在朝上跑：“冯医生——”“红鼻子——”“月亮被毒蛇咬了，快救人——”

土医生红鼻子急急赶到。

他赶忙看腿，又看伤口，一个眼，流黑血，摇摇头。所带的蛇药一样都没拿出来，只轻轻招手，巫乡长、邵支书、白大杆等跟进里屋，他无可奈何摇摇头：“根据医学常识，这女子过不了今晚，准备后事吧。”

大家大惊。有的人死得慢，比如癌症，一拖几月几年，把人的感情就拖疲软了。有的人死得快，比如跌岩，眨眼间生命脱离痛苦了。可月亮人见人爱，脾气又好有文化，活鲜鲜水灵灵一朵花，眼睁睁看着她走向死亡，没得任何思想准备，感情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。

巫乡长明显不相信：“你怎么这么快下结论？”红鼻子说：“根据医学常识，“七盘花”毒性太大，必须在三个钟头内拔毒，否则毒液进入动脉血管，现在已超过了时间。幸好已经捆扎，不然早就进了心脏，人早就不行了。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动手术，可猴子坪离旮旯乡二十几里，没有医院。白云镇有医院，但简陋，相距又三十里，正在修公路，走其他路要多出三十里。县城医院条件好，但有三百多里，而且每天只有一趟班车，即使把月亮抬到镇医院，也要一天多，还要包专车……”红鼻子是著名蛇医，是治蛇咬伤权威，句句在理，白大杆昏倒在地。

月亮失声痛哭，生命被逼到死亡的边缘，一般人只有哭的。

绝望的哭声，刺痛了巫乡长的愧与痛。大家都望他，权威要说话。他望邵支书，邵不敢决断。关键时刻，他大手一挥：“剁腿！”

大家惊成个呆呆。

腿是人的重要部件，用于支撑，用于行走，用于劳动，用于美的展现。美国有个著名女影星，一双美腿保险金额高达120万美金，若长颗疮留个疤都是要巨额赔偿的。月亮不是美国影星，大家也不知道美国影星，但都清楚明白，她还年轻，竹子才出林，太阳才冒山，还需要这腿走完她或欢乐或痛苦的路，剁了一只就成了瘸子，成了瘸子就是残废，残废就不能劳动，不能劳动就不好找男人，不能劳动又没男人怎样生存？巫乡长又把大手一挥：“不剁腿就是死，到底要死还是要腿？”

月亮失了哭声，母亲没了号啕，父亲成了树桩，全村人一片死寂。

红鼻子提出疑问：“我不会动手术，又缺先进医疗设备，莫说手术刀，连麻药都没得，如果剁了腿还是死呢？”

巫乡长更显出了魄力：“死马当着活马医，总不能眼睁睁等死，总还有一线生存的希望。”

月亮突然紧紧抓住妈的手：“听乡长的。”最终大家一致点头：“听乡长的。”

生命的起源，大约距今36亿多年前，漫长的生命进化中，生命不会思考。比如和恐龙同时代的蚂蚁，一生下来决不会歪着脑袋望着蓝天想，我为什么生下来？我生下来为什么？天上的白云，地上的绿草，春天的清风，这些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最早人类的出现，定年在前380~前360万年之间，生命有了质的变化，越变越神奇。比如人一生下来，饿了会哭，累了要睡，高兴了会笑，长大了会谈恋爱，会评判美丑，会追求事业，会思考哲学，生命之书一页页翻开，酸甜苦辣交织着展现。总之，生命是美丽的，是重要的，是非常有意义的。

猴子坪人当然不会思考这形而上的深邃，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：不管采取什么办法，必须而且应该保住月亮的生命。

人命关天，事不宜迟。

五个壮劳力把月亮抬到大门口，一人抱住头部，四人控制四肢，用剪子几下剪了裤腿，把那条红肿的腿放在大门门槛上。这门槛七八寸高，三四寸厚，极结实，平时砍剁东西都用它。红鼻子找来劈柴斧，塞到白大杆手中：“你的女儿，只有你动手。”

母亲双手捂眼，跑进房屋，关紧房门，再次号啕。

父亲提了斧头，走近女儿。

斧头有九斤重，砍树用它，劈柴用它，剥腊猪脚也用它，极锋利，极有力度，斧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月亮惊恐万状，出于本能一声尖叫，突然拼命挣扎。五人拼命压住，旁人递来洗脸帕，父亲坚决塞进她嘴里，朝屋里一声大吼：“死婆娘，你嚎什么嚎？”屋里哭声戛然而止。父亲望着月亮：“女儿啊，不是父亲心狠，旁人下不了手啊！”说完向手掌吐了唾沫，紧紧攥住斧柄，眼一闭，牙一咬，呼地挥起斧头……

男人的眼睛，都随斧头上扬，放大为无限惊恐，女人的眼睛，突然涌满泪花，低下头，双手捂脸，都朝屋角跑。

当啷！斧头落了，全村的灵魂似乎都震落了，但没砍在白嫩的腿上，而是掉在地上。白大杆双手抱头，泪水纵横，一下瘫软在地：“我下不了这个手啊……”几个人都扶不起来。

全村一片唏嘘，但无一人敢上前。

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，巫乡长表现了出奇的冷静与智慧，他环顾一周，发出询问：“现在搞推荐选举，全村中谁的心肠最毒？”

一阵惊愕。

一直不开腔的红叶突然说：“巫乡长，你哪个要说心肠最毒呢？”巫说：“我说急了，就是勇敢。”领导正名，红叶放心，立即推荐：“我男人得行。”

领导就是领导，比百姓就是有水平，最终大家明白了深刻意义。无毒不丈夫，无胆不成事。非常时刻需要非常人物，必须选拔有胆有毒之狠人，完成艰巨关键之任务。红叶提议，大家拥护，经过讨论，一致推荐出唯一候选人——汪三刀。

人立世，特长是根本，多一门手艺，多一条生路。汪三刀在村里也算一个人物，他是漆匠，又是剋猪佬、杀猪匠，身上总带着刀，不是割漆刀、剋猪刀就是杀猪刀，所以有了这响亮的名字。村里逢年过节杀猪杀羊，全是他一手承办，白刀子进红刀子出，担当起生命终结者的勇猛角色，缺了狠毒劲是不行的。而且他初通文墨，心里有弯弯，说话有文气，只是父母早亡，家境贫寒，不能在学业长足进步，很是遗憾……巫乡长等不及人们的详细介绍，发出坚决指令：“赶快把他找来！抓也要抓来！”人们就朝外飞跑，巫乡长又作重要补充：“还有他的杀猪家伙，都拿来！”红叶说：“他说不定躲在哪里赌博，我也去找。”也一股风跑了。

汪三刀确实躲在岩洞村的叫花子洞里赌博，但不是纯粹赌钱，是赌酒赌女人。

为何叫岩洞村？就是岩洞多。什么迷魂洞、音乐洞、鱼泉洞、母猪洞、摸

钱洞、喊水洞、盐水洞、土匪洞、杨家洞、叫花子洞、磨拐子洞，等等。解放初期，土匪暴动，后来东躲西藏，许多就躲在这些洞里，县里组织了一千多民兵，每个洞搜寻，据说有一千多个洞。而且每个洞都有其神秘故事和难解之谜，如杨家洞上的悬岩上，就有十二个方形洞，既不可住人，又不能储物，有何作用？至今无人能解。比如土匪洞，这里过去几十里无人烟，又在川鄂古道旁边，树木密茂，阴气森森，一般人不敢进洞。以往有土匪，俗称棒老二，手拿杂木棒，躲在树丛里，乘来往客商不备，一闷棒打在后脑上，剥去衣裤，抢夺财物。人们害怕，不敢单独行走，于是结帮而行。棒老二也结成帮伙，住在洞里，脸抹锅灰，见到人，两头拦堵，若有反抗就杀死。还偷牛偷马，牵到洞里宰杀。解放后，土匪灭迹……

至于这叫花子洞，过去住过叫花子，死了，旁边埋了一座坟。有些人爱在这里悄悄赌博。

汪三刀本来是上坡要挖地的，经过叫花子洞，竟看见宝儿躲在洞里喝酒。他两眼放光，闻到酒就流口水：“耶，一个人吃独食，忘了好哥哥呀？”就伸手抢。宝儿忙忙护住：“酒只一瓶，莫怪我舍不得。想抢劫呀？老子一脚把你踢到岩下去。”宝儿高大，三刀瘦小，讲武力宝儿是强项，拼智力三刀是优势。汪三刀眼珠一转：“来，老子两个赌一把。”

说到赌，宝儿憋闷。他脸上长满了青春痘，骚气蓬勃无处发泄。本来父亲给他说媒月亮，白大杆也同意，可他和月亮都不同意，两家大人莫名其妙。到处找其他姑娘，宝儿又看不上，高不成低不就，一天没得好心情。昨晚赌博，输得一塌糊涂，只剩最后三元钱买了一瓶巫峡酒，躲在洞里闷喝。哪知被汪三刀闻到了。

两人都好赌，但宝儿摇头：“两个人不能打麻将，也不能打扑克，赌个屁。”其实是身上没钱。汪三刀嘿嘿笑，我们下狗卵子棋，赢了喝酒。

三峡地区流行三种最古老的棋，一是“成三棋”；二是“尿罐子棋”；三是这种棋，名字粗俗，也有魅力。原因也是三点：一是不择场地，任何地点，只要有块小平地或石板都行；二是不花一分钱，只要画个图就可以开战了；三是便捷，不需携带，学起来容易，男女老少皆宜。其实很简单，汪三刀用木棍在脚前划了个“山”字，中间加一横，每一竖上又加上小圆圈，每人三颗棋子，一人白石子，一人黑石子，只要把对方的石子赶进三个小圆圈为赢。

宝儿游手好闲，无事也爱下这棋混时间，心里憋闷，手痒痒的，顺手抓了黑石子，正要落子，突然醒豁：“你狗东西好奸猾，输赢都是我的酒嘛。”阴谋被戳穿，三刀脸不红，从身上摸出五角零钱，宝儿摇头，嫌太少。汪三刀摸摸

摸，又摸出半包神女牌香烟，仔细数，只有九根：“一口算一角钱三根烟。”但这一口多少不好评判，两人在岩洞里到处盯，盯到一个烂碗，把碗底翻过来，倒满酒，算一口。正要开战，宝儿自信心很足，又提出新条件：“只下得到八盘，你拿什么输呢？拿女人哪？”说开玩笑是开玩笑，说认真也是认真，宝儿实际上喜欢红叶，赌赢了以后是接触的由头。汪三刀瘪嘴：“你有女人哪？”宝儿一愣，就开空头支票：“我有姐姐嘛。”汪三刀知道嫌他赌本少，但信心很足，他知道宝儿性子急，前几盘可能打个平手，越到后来，老子是铁嘴钢牙，搅乱他的思想，肯定是他输的。他的姐姐俊儿很漂亮，抱在怀里是幸福的，再说酒虫虫爬上了鼻尖尖，就盯住宝儿：“男人说话三十六牙，不准后悔。赌女人就赌女人，说不定老子先搞你姐姐。”宝儿信心也很足：“老子先搞你女人。开始，不准悔棋。”

第一盘，宝儿赢了，哈哈笑，抓过一角钱。

第二盘，汪三刀赢了，喝了一口酒，五脏六腑舒坦极了，还把碗底舔了又舔。

两人为美酒为女人而战，投入了全部精力，比科学家造原子弹还认真……

正在这时，红叶跑来了：“老娘跑东家跑西家，原来你真的在这里呀？快回去！”两人聚精会神，头都不抬。红叶气急了，一脚把棋子踢飞了。汪三刀说算平局，宝儿大叫：“是你女人踢的，算你输。”一把抢过一角钱。红叶双手叉腰大声吼：“月亮被蛇咬了，巫乡长指名道姓喊你去，人命关天，你还下个屁呀？”

在人们的簇拥下，汪三刀来了。

巫乡长不觉大失所望。

绰号响亮，人不雄壮，严格说很猥琐，又矮又瘦，头发蓬松，鼻成钩形，两个小眼睛倒贼亮，穿一身漆斑斑的黑皱衣，解放鞋缺了一根鞋带，另一只是布鞋。不到三十岁，但给人一种苍老的感觉。许多姑娘一见面，就扭头拜拜了，说“鹰钩鼻子鸽子眼，吃人的心挖人的胆”。他过去对月亮有非分之想，常躲在她窗下唱山歌：“单身汉来真遭孽，连个暖脚的都没得……”声音像鸭嗓子，使人起鸡皮疙瘩。月亮放出大花狗来，追着他咬，一只解放鞋就跑掉了，掉进水沟里了，没找着。人蔫了，爱情也蔫了。

他已获知了全部信息，第一个信念是坚决救出月亮，感情不在仁义在，这是为人之道；第二个信念是巫乡长亲自点将，无尚光荣，再艰巨的任务，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。两个信念在身，雄赳赳气昂昂的，有了一种英武气概。

有本事的人就是有本事，受命于危难之际，汪三刀特别冷静沉着。众人闪

开，他仔细检查，以麻绳为界，齐膝以下，全部红肿，一按一个窝。他摇摇头：“确实不行了。”又按膝以上，大腿白嫩如脂，指尖就有些颤抖，耳朵立即发红，身体某部位就有些蠢动。他发觉自己真下流，恨不得打自己的耳光，当然这是隐私，不能让人察觉，赶忙严肃声明，如何下手，不能蛮干，要比好尺寸，用斧头砍就极不科学，每一斧砍下去能不差分毫吗？大家不得不佩服他说得在理。他稳定思想，开始排兵布阵，指挥宝儿、白大杆、红鼻子等人，抓手如何控制，按腿如何坚决，抱头如何掌握，这是协同作战，必须万众一心，要像以往镇压阶级敌人一样，只准月亮规规矩矩，决不准月亮乱说乱动，如果谁负责的部位出了差错，下刀不准，将根据其职责追究其责任。大家肃然点头，红叶很是自豪。

宝儿看着月亮，一种复杂的疼痛涌上心头，不敢看她的眼睛，忙扭头低头。

汪三刀一一拿出屠宰工具，看了月亮一眼，见她嘴里塞了洗脸帕，全身被五个大汉控制，如被钉子钉牢了一般，只是眼泪汪汪望着他，像可怜的小羔羊。他不敢再看她的眼睛，这眼睛使他心软，使他分心，忙吩咐拿块黑布，蒙住她双眼。想了想，又叫烧一堆柴火，要旺旺的。程序太复杂，人们大不解。红鼻子解释，根据医学常识，这里没得止血消毒药品，砍断腿以后，必须用燃柴头烧伤口，才能止血消毒。大家听得心惊肉跳，但不得不服气。

一切准备就绪，汪三刀右手拿起砍骨刀，左手拿起大切刀，把大切刀比在麻绳线以外，砍骨刀顺着大切刀朝下砍，才准确，才有力，这是屠夫肢解猪牛的技术。他抬眼望天，深深吸一口气，又徐徐吐一口气，闭眼静心，凝神运气。全场一片寂然，连掉颗针都能听得清楚。

猴子坪很美，树木葱茏，清风习习，阳光明媚，蓝天白云，有鸡的叫声，有鸟的鸣叫，有花的芬芳，世界真美好。

汪三刀猛一睁眼，直望着巫乡长。巫乡长知道是等待命令，他看看月亮，月亮虽蒙眼了，堵嘴了，似乎也直望着他，突然一颗大大的泪珠滚出来。他忙闭了眼，狠狠地地点头。

汪三刀将全身力气运行在手上，又传递到刀锋上，猛地挥起，这一刀下去，起码两寸深，腿骨硬，有一定阻碍，但十刀内可解决问题。巫乡长扭头，确实不忍心看此惨烈，心里默默数数，可久久竟无一点响动。邵支书忍不住怒火冲天：“你狗日的折磨些啥呀？！”

汪三刀的刀停在空中，竟慢慢放下来，若有所思，若有所想，缓缓收起工具，很冷静地说：“领导息怒，不是我不敢下手，是其中另有道理，有关生死存亡，不能不仔细思量。我吃的是技术饭，人的腿骨和猪脚拐是一样的，关键的关节，有筋有骨，有血有肉，不是一刀能砍断的，只说砍七八刀，骨渣渣多，嵌在肉里，

会感染，会发炎，会溃烂，会有后遗症，要考虑长远。县城里大医院动个小手术，也要准备半天，家属还要签订生死合同呢。我一不要报酬，二不要表扬，完全是义务，完全是仁义，完全是见义勇为，但丑话说在前，稳当万万年，一旦出事故，我不负任何责任。”

宝儿气得双眼冒火光：“汪三刀，你少鸡巴鸭巴，不用刀砍，又用什么？有屁快放，有话快说！”

巫乡长也急了：“出了任何事，是我决策者负责，要你负笆蔗（农村一种生活用具）。”

汪三刀笑了：“有些话说明了好，我们的目的一致，都是救人，上面政策明确，下面执行坚决。拿锯子来！”山里人家，要锯柴锯木，锯子是常备之物，拿之能来，来之能用。汪三刀叫人烧火，一把夺过宝儿的酒葫芦。锯齿上生了锈，他仔细一一擦拭，绷紧绳弦，先把锯皮在火上烧烤，再喝了酒，朝锯皮上一一喷洒，进行消毒，防止感染。红鼻子点头，技术动作还真是周密细致。

汪三刀把锯子放在月亮小腿上，锯子冰凉，只见皮肤抖，肌肉抖，接着全身颤抖。五条壮汉忙使劲控制。汪三刀忍不住语重心长安慰：“月亮哪，你要挺住，没得麻药，疼得狠哪，比生娃娃还疼，但没有别的路啊。蚂蚁尚且偷生，何况人乎？人在世上，生命是第一宝贵的，我的技术你放心，保证只用几分钟，几分钟也只是吃一支烟。革命先烈江姐，被敌人严刑拷打，用竹签子钉十个手指头，也是咬断牙齿挺住的……”

巫乡长实在忍不住了，一声咆哮：“不说了！开始！”

“呼——呼——呼——呼——”，汪三刀开始锯了。

一锯去，是惨，一锯来，是痛，一去一来，是深入骨髓的惨痛。惨痛的天空昏天黑地，顽强的生命顶天立地。

在那美丽的初夏，在那三峡极深处，在那遥远的小山村，时近下午，阳光灿烂，清风和煦，狗也不咬，鸡也不叫，房屋没飘炊烟，家家没做中饭，蓝蓝的天空飘着白云，白云下是绿绿的树林，清风从树林吹来花的香郁，蜜蜂嗡嗡，蝴蝶翩翩，翅膀快乐地扇动着阳光，不知道人世间的悲与欢。

人生就是大痛苦，这是哲理；黑暗过去就是光明，这也是哲理。